□小小说

父 亲

谢志强

相当漫长的学生时代，小学到初中，我都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书特别感兴趣。就是有故事的书，尤其是战争故事，我们称为打仗的故事。我根本没在意故事跟我在一起。父亲打过仗，他有一肚子打仗的故事。我只注意父亲的身体，因为，要是我出了错——我在外边调皮捣蛋，回到家，父亲不说，仅仅用他的长着老茧的手，随便拍我一家伙，就够我受的了。

在家，我只是防备挨揍，我是个乖孩子。父亲早出晚归，像一台拖拉机，而且是履带式拖拉机，是那种老式的斯大林80号，开进开出，我能感到他的力气通过脚传到地里，整个土坯屋微微震动。还有他粗重的喘息。像在耕耘芦苇根密集的土地。我特别关注他的表情。

父亲起床，就像拖拉机发动，我就醒，可我故意装睡。有一天早晨，他穿雨披。雨披的声音我听得出。他说：今天要下雨。

我装睡，瞒不住父亲。过去，他一声不吭地上工。我相信农场广播的权威——连队大院里接了个大喇叭，我终于有了挑战的机会。我说：爸，喇叭昨天预报晴天。

我的作文里喜欢用“阳光灿烂”，可是，我到学校，军体课（那时的体育课的叫法），突然下起了暴雨。我为父亲自豪，说：我爸爸果然预料到下雨了。

父亲的身体实在神奇，渐渐地，我发现，他的身体与农场的广播有好几次相反，每一回，都是父亲准确。父亲的身体就是一个气象站。不过，每一回他发布气象预报，跟他的身体有关：头痛或者腰疼。

在父母的对话中，我听出了些名堂：父亲的脑袋里还留着弹片，腰部挨过刺刀。父亲的身体里藏着过去的战争。

战争——打仗，对我们男孩来说，就是好玩。我们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不过，我也想在同学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有一天，我说：爸，你教教我，怎么预报天气？

父亲说：别来烦我，小孩懂个啥？天气有那么容易预报的吗？

我不敢多问，我怕他。可是，我还是以父亲的气象站骄傲。那是能活动的气象站。

一天夜里，我听母亲数落父亲：突击队是年轻人的事，你咋跟一帮小伙子凑热闹？

父亲说：他们两个人也比不过我一个。

第二天，连队的食堂里，打了晚饭，父亲板着脸对连长说：你凭什么，没有征得我的意见，把我列入突击队？

连长参加过解放战争，说：老谢，老革命焕发革命青春，要是不考虑你这个老突击队队员，你还能叫我太平吗？

父亲说：那也得我主动报名。

连长说：那我就把你的名字拿掉。

父亲说：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你还在家放羊呢。

连长说：老谢，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父亲说：我现在正式报名。

我弄不懂父亲明明要参加突击队，为什么还要“摆老资格”？结果，不也还是突击队队员了吗？不过，我知道了，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跟日本鬼子到过仗。

农场的农业生产，总是习惯用战争术语。我听说战争年代，父亲也是突击队队员。春耕春播——突击平地，父亲一身土和汗。傍晚收工回家，他对母亲说这里疼那里酸，早早睡下。

母亲念叨：还充好汉，把自己当成小伙子，逞什么能？

父亲丢出一句“烦什么烦”，呼噜就响起，仿佛拖拉机又发动起来。父亲一累就打呼噜。

我的记忆里，父亲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念高中住校，他明显的衰弱了，力气不如以前，似乎转移到土地上边，收不回来。我考入师范，然后，他离休。我和父亲，几乎没有面对面坐着交谈过。我参加了工作，当教师，偶尔回来，他坐着，似乎有话要说，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和他之间的状态——沉默。唯一的情况是，他再也不会挥动巴掌对待我了。我匆匆来，匆匆走。就像他当年早出晚归，他跟土地打交道，我与学生打交道。

回来，父亲卧床不起，已经用不着住院了。每一次，我回家，他伸出手，仿佛有话要说，却已说不出话。我把他粗糙的手放进被子里——别着凉。我时不时地替他翻转身体，似乎什么姿势都制止不住疼痛，只不过，他的身体不再是气象站，仅能反应疼痛，又确定不了哪里疼。过去所有的一切，都集中爆发，但跟气象无关。

后来，火化，我捧着骨灰盒。骨灰里有一枚弹片，小手指甲盖那么小一片，它在父亲的身体里待了半个多世纪，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像拖拉机里一个小小的垫片，却起过作用。那么魁伟的身体就化为盒中的骨灰，像沙尘，那么轻那么轻。遗物中，我发现一本上世纪50年代初发给他的残疾军人证。

农场里，像父亲这样的老兵，多了去了。突然，我想到，我参加了工作以后，父亲的样子，像要对我说什么，可是，我总是不给他创造机会。我还以为这就是我和父亲的习惯状态，唯有我有遗憾。

有一次，我遇上父亲老首长的儿子，我问：你父亲给你讲战争时代的故事吗？

他摇头：老头子从来不讲过去的事情。

我心里紧了一下。那些老兵，似乎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我已失去了机会。骨灰盒，默默无声。父亲的身体，像拖拉机，熄火，永远熄火了。他去世，其实，是把故事也带走了——永远不讲出来也讲不出来了。

吃带鱼

项 杰

阿拉宁波人吃海鲜就是有一套，不但识得鱼的名目繁多的种类，而且懂得什么季节吃什么鱼，鱼的哪个部位最鲜美。

譬如吃带鱼就要看品种及时令。带鱼有大眼睛、小眼睛之分，宁波人据此把它们叫成外洋带鱼和内洋带鱼。小眼睛带鱼，是宁波人对舟山渔场所产带鱼的俗称。跟外洋带鱼比，这种带鱼眼睛较小，眼神清亮，身条修长曼妙。外洋带鱼则身子短，骨节粗，眼睛硕大微黄，一副惊恐和辛苦的模样。至于味道，还是不比为好，因为在“嘴刁”的人吃来，几乎判若云泥。本地带鱼口感鲜嫩，尤其是冬至前后捕上来的，酱爆也好，清蒸也罢，尝在嘴里，那滋味就是一个字：“飘”。外洋带鱼就难吃得多，没什么鲜气，肉质粗糙。

若论时令，春夏秋三季，带鱼的味道只能说一般般，并不受人青睐。入冬以后，北方冷空气南下，带鱼自北向南做越冬洄游，靠近宁波的舟山渔场是冷暖水交汇之地，带鱼在此逗留，形成鱼汛。汛期从立冬开始，到翌年惊蛰结束，历时三个多月，这个时节的带鱼，那真是又多又好，尤以冬至前后捕上的带鱼为佳。冬至前后那二十来天，是一年里带鱼最肥白、最鲜美的时候，故有“冬至节跟吃带鱼”的传统说法，如果你是饕餮之人，那么要想尝到真正美味的带鱼，千万不可错过冬至前后的二十来天。

曾听渔民说起过，常见的带鱼捕法有两种：一钓一网。现在出海的渔船多用网捕，网捕的产量高，但生性凶猛的带鱼在网中挤轧撕咬，极易造成体表银鳞破损。这带鱼表面的银鳞是否完整，可不仅仅关系到美观。要知道，这银鳞其实是鱼身分泌的一层营养丰富的油脂。冬季带鱼之所以较其他三季更好吃，主要就是因为鱼体含蓄着更多的油脂。记得老家普通人家的做法就是把新捕的带鱼暴腌一下，搁两片生姜，加点儿老酒，然后上笼清蒸。蒸时千万别把汤汁收干，那汤汁冷天打冻以后，晶莹凉润，一入口即化为鱼汤，用来下早餐的泡饭，是再好不过了。别的鱼也会打冻，但味道都不能与带鱼冻媲美，个中奥妙，我猜还在带鱼身上那层银色的油脂。

带鱼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是它的肚皮肉。本地有一谚语：“带鱼吃肚皮，闲话讲道理。”带鱼的油、嫩、飘三个特点在肚皮肉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所以带鱼一上桌，鱼肚皮往往最先被吃掉。如果用带鱼当食材做羹的话，个人以为萝卜丝带鱼羹最为家常做法。把萝卜丝用油炒一下，加入带鱼块，倒入一碗冷开水，少许料酒。煮开后用盐调味，不用放其他调料，勾芡、淋油、撒上葱花，就这么一弄，简单的一碗羹就成了。羹汤中自会漂起一层略带银粉色的油花，萝卜丝清甜、带鱼鲜美，就这么刺激你的味蕾。

俯瞰东钱湖

戴善祥 摄

□诗歌

一个理工男的四季（外一首）

桑中绳

提裙扶帽，长发飘扬
在满是柳叶的缝隙中你回头冲我一笑
“我是春天”

怀里抱着大把的冰激淋甜筒，满眼甜蜜
向你颠颠地跑去，你要吃哪个？
“我是夏天”

系上毛茸茸的小兔毛，走着走着蹲下来
捡起一片红色的枫叶，我想寄给你
“我是秋天”

抬起头，天空中有羽毛般的雪，忍不住伸出手
鼻头有点红，睫毛上也亮晶晶
说好了一起看雪一起到白头
但实际上
没有下雪，也没有你
“我是冬天”

原来你来过

大概真的是个冷漠的人
总是后知后觉才发现
那些悄无声息退出我生活的人
人总是这样
大张旗鼓地来
然后不声不响地退场
可能是我太过无趣
不懂主动
退场的人
也只有在某些瞬间
有片刻恍惚，片刻想念
原来她来过
原来她离开了

陌路人
希望你过得好
希望你永不回头
希望你在别处找到真正有趣的灵魂

穷与富

王 梁

参加某培训，与一位多年前的老同事住在同一个房间。

饭后一起去林荫道上散步消食。晚饭其实吃得不多，丰盛的自助餐每样浅尝辄止，不敢多吃，也没有多少食欲。这样的饭菜如果放在年轻时，不知道会有多兴奋，多过瘾，可惜那时候无钱、无福消受。

于这点开始忆苦思甜。我是出了名的穷小子，求学年代自不必说，补丁裤子，解放球鞋，一大搪瓷杯干菜烤肉要对付一个礼拜，以致发育不良，鸟手麻长。即便参加了工作，还是穷得叮当响，穿地摊衣服，吃食堂饭菜，而且每餐限定一荤一素控制在三块五左右，有时就只买一碗荤菜了事。那位戴眼镜的食堂女老板经常一见我就调侃“三块五来了”，工资攒起来部分贴补家用，部分存购房首付款，没有家庭做后盾的日子就过得如此拮据窘迫，不过好在都过来了，但年纪也爬上了四十门槛，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依然不轻松。

待我诉苦完毕，老同事捻灭烟头，笑笑说：“你那点穷不算什么，我比你更穷。”

我颇感意外并不以为然。我晚他两年工作，在我印象中，他面方肤白，身材匀称，穿着光鲜，出手大方，工作第三年便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在单位食堂请我们喝饮料，见者有份，听说他既喝酒，还抽烟，抽屉里藏着的基本是“硬中华”。他在业务和仕途上都发展得又快又好，现在是某局副处级干部。浑身上下真的找不见一点穷困的影子。

但他描述的情形又不由得让我不信。他老家在山上，交通不便，冰雪天进去就出不来，兄弟姐妹多，住的是泥墙土坯房，中学读书住校也是铝盒子蒸饭、搪瓷杯蒸菜这样熬过来的。上大学第一年的费用靠出嫁的姐姐接济，读完大学还欠了别人两三千元债。

听上去某些方面确实还不如我家，但是，“你怎么从来没给人穷的印象啊？”我又一次发出自己的疑问。

他在这一点上真的与我大不相同。在单位里，或许因为我的俭省朴素，穷成了我的标签，好多同事想当然地一次次错误地把我的老家认定是省内某两个欠发达地区，虽然我不止一次地纠正过他们。教务室的老头子一有双休日的监考活，首先与我联系要不要赚这几个辛苦铜钿。

“你有些方面是想不通的！”看来老同事对我的穷酸作派也是有所耳闻目睹的。“我与你不同，该花的钱从来不省，也不等。我工作第三年把积下来的靠十万块钱拿去给老爸盖房子，因为那泥坯房快要坍塌了。后来又向银行贷款买了婚房，自己督工装修。我不能让老婆跟我与同事挤在单位的宿舍房里。” 我见过他夫人，是他大学同学，本地镇上的，家境算得上殷实。他的大方洒脱还有一个例证，每年寒暑假总有些毕业学生回校看望老师，遇上饭点，有些老师要么婉言送客，要不拉到食堂吃个便餐，或者由学生请客。而他呢，自掏腰包去酒店包厢请学生吃海鲜大餐，那里的环境方便聊天叙旧。

这么说来，多年前老同事给我们的“富裕”表象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但装着装着慢慢地以假乱真了，不露声色地实现了从穷人到小康、中产的蜕变。这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甚或说，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和风度。如我一般念念不忘一个“穷”字，事事处处以穷人的思维和行为去与他人和环境打交道，由穷转富的过程更为漫长，力度也不够强劲。

聊完这个，话题自然转到了房子上。这两年房价蹭蹭上蹿，周围许多人都在炒房保值增值，不少还赚得盆满钵满。我以为像老同学有一定地位，消息灵通的人，应该辗转腾挪了好几套房子，家财千万了吧。

然而老同事的回答又一次出乎我意料，“我地球上就一套房子，一家三口，住住绰绰有余了，孩子还小，还不用给他考虑婚房什么的，再说儿孙自有儿孙命。”

“您和您夫人收入都不错，不买房子，钱放银行不是眼睁睁任它缩水吗？”我小心翼翼地追问。

“我们也没多少钱，都花得差不多了。我想得很通的，都快奔五的人了，要善待自己，有钱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吃好穿好，有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小孩想学什么也尽量满足，还有就是对老人好一点，多给点钱让他们花花。钱花掉了才有价值、有意义。”老同事这样回答我，更像一个人生小结。

突然觉得，在不同人生阶段，老同事其实都是心灵富裕的人，活得像一个富人。

许家山的老井

王方

这些年，原本籍籍无名的宁海许家山村，因为原始的石屋、石路，引得诸多大师趋之若鹜，文字、图片频频见诸报端。有鉴于此，许家山的“石文化”已无须赘言，倒是村里的那口老井，引起了我的兴趣。

多年以来，许家山缺水。整个山村，就搁在高高的山冈上，不缺水才怪哩。这里多石，是那种火山喷发后遗留的玄武岩，渗不进水，也存不了水。缺水的山冈，也就少了水草丰茂的景致；缺水的村庄，也便风韵全无。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家山人对于水，是一种旷日持久的“饥渴”。

明洪武年间，许家山人在村庄前端的低洼处，筑了个水塘，潴蓄山上来水，遂成全村人洗洗涮涮的所在。吃的水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村庄最高处的山坡上，挖了一口硕大的井，才得以缓解。住在井旁的村民对我言之凿凿：这口井里的水，总也掏不完，也不管天有多旱；那水，清爽，还带有一点点甜味！听闻此言，我急急前往，去见那口心仪的老井。谁知到了井边，想象中冰清玉洁的“美女”，面容枯槁，不忍卒看：井倒是硕大，但因是水泥砌的，灰扑扑的显得苍老，却又不是石头那种自然的、有质感的苍老，而是一种做作的苍老。许家山盛产石头，为什么不用石头砌一个大井呢？还有，那井水绿得浓稠，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脏绿。井水自己仿佛也在作呕，时不时“扑扑”冒几个白泡，像是醉汉打饱嗝……分明就是一潭死水嘛！

带着疑问，寻问村民。村民大笑：原先的确是清亮亮的井水，后来村里通了自来水，谁还费力去井里提水？井是越用越旺，不用，再清再亮的水，也会慢慢枯死！老支书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当初砌井时，四壁如果不用水泥封死，而改用石头砌叠，石头与石头之间有缝隙，里水与外水就可以交流！这井水即使没人使用，也不至于“死”成如今这副模样！

宁海俗语谓：庵堂媳妇井头婆。可以想见当初村里还不通自来水时，老井边上的热闹景象：媳妇们边提水，边评说着各自的婆婆，朗朗的笑声或不加掩饰的埋怨，都带有强烈的乡野风味；当然还有健硕的汉子，夏日里用井水兜头冲凉，清冽的井水滑过鼓突的肌肉……俱往矣，自来水通达之日，就是老井走向死亡的开始。世间万物，有破有立，怀旧可以理解，但真要过一种没有自来水，每日都要去井边打水的日子，未免太过残酷！我想，其实人的双手、大脑也和这井水一样，是“越用越旺”，不用，就会慢慢死去。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也用“水泥封死”，内外不交流……想必也会是同样的结果吧？

许家山的老井讲述着一个朴素的道理。